

胡耀邦的胞兄胡耀福

摆地摊的支前 “巾帼英雄”

河内行刺汪精卫



第一个访问井冈山的外国人

“八面玲珑” 谭延闿



“白骨”司令

湖南文史

二〇〇〇年 第二期 双月刊 总第九十二期

ISSN 1004-8170



9 771004 817000

03

军统头子毛人凤之死



化工有限公司。右为公司总经理何治君先生。
烟幕公司总工程师。倪章在岳阳宇科技储存精细
储运。左：岳阳市市长潘昌英（中：现任湖南省
副省长。八月三日，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



▲ 湖南省岳阳宇科技储存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治君先生

湖南省岳阳宇科技储存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湖南省岳阳宇科技储存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原湖南省平江县除氧保鲜剂厂）生产经营的“真空牌”通用型、双吸型除氧保鲜剂系列产品是目前国际国内物品储存行业高新科研成果，获国家专利、国际金奖、中国“质量信得过产品（企业）”称号。

该产品应用范围广泛。机械、光学、电子、电气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及其部件；粮食、种子、干果及加工食品、烟草、茶叶、药材、各种棉、丝、麻、毛、化纤、皮革及其制品；文物、档案、账册单据、胶卷、拷贝、工艺美术品等均可采用除氧剂储存。备有各种不同规格性能的产品适用各种物品。采用该产品除氧储存的物品，可保证不生虫、不发霉、不油脂氧化、不受潮、不腐烂、不褪色、不变味、不生锈。储存时间长短由用户自定。该产品无毒、无味、无污染。该公司经营的产品全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售后服务保证用户满意。达不到上述效果，赔偿经济损失。用户无后顾之忧，用后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公司拥有花园式厂房和现代化技术设备。产品畅销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海南等省及深圳地区。特别是经过多年 10 多家烟厂在烟叶保鲜方面的研究、推广、应用，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深受厂家赞誉，用户不断增多。

公司总经理何治君先生向广大用户表示诚挚的谢意，并热忱欢迎各地新用户，让这一高科技成果为更多的人享用。

公司地址：湖南省平江县南江镇西街 275 号
电 话：(0730)6561397 6561398
传 真：(0730)6561397
邮 编：414511
联 系 人：何先生 王先生



▲ 新一代科技产品：除氧保鲜剂



▲ 75 项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金奖奖杯和证书



麻田镇



▲ 麻田镇中学育英楼

▼ 农民新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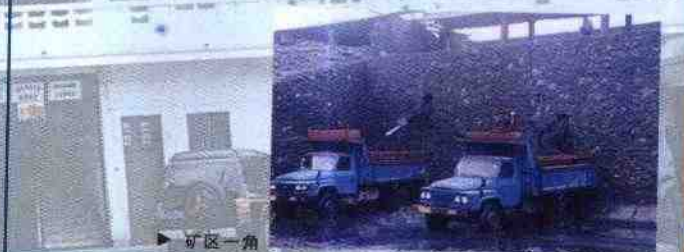
▲ 麻田镇水泥厂



宜章县麻田煤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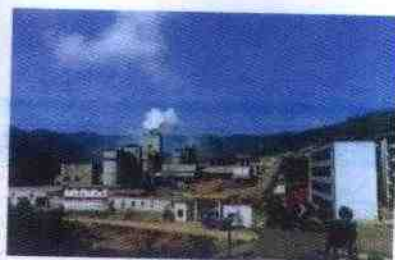


宜章县麻田煤矿办公大楼



► 矿区一角

城南乡



◀ 产销两旺的玉溪水泥厂



◀ 廖家湾小学



天塘乡



▲ 国策楼



► 中南茶園



◀ 农贸市场

浆水乡



◀ 中心完小



▲ 国策楼



▲ 低改楠竹基地

湘南氮肥厂



▲ 厂长、党委书记：罗运连
高级工程师



▲ 厂南大门一角



ZA37/58

特邀顾问

- | | |
|-----|---------------------|
| 张显伯 | 湖南省武警总队总队长 |
| 彭茂吾 | 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 |
| 张以坤 | 湖南省国土测绘管理局局长 |
| 李友志 | 湖南省财政厅副厅长 |
| 刘林玉 | 湖南省审计厅副厅长 |
| 李立 | 湖南省国税局副局长 |
| 杨保秋 | 湖南省地税局副局长 |
| 张作功 | 湖南省教委副主任 |
| 田际榕 |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
| 孙文超 | 长沙市审计局局长 |
| 李明三 | 常德卷烟厂副厂长 |
| 王焕明 | 龙山卷烟厂厂长 |
| 周菊秋 | 中国稀有稀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
| 戴志强 | 湘潭电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
| 江多阶 | 湖南南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
| 于建初 | 湖南派力斯实业公司董事长 |

目录

[本刊特稿]	
胡耀邦的胞兄胡耀福	闻琦(1)
黄克诚和他的亲戚们	谢新吾(11)
[人物春秋]	
中国蹈海烈士杨守仁	吴建华(16)
摆地摊的支前“巾帼英雄”	袁福惠(20)
第一个访问井冈山的外国人	尹纬斌(22)
率部起义第一人	李晓龙(24)
[旧案揭秘]	
河内行刺汪精卫	朱文楚(29)
震撼湘黔两省的“黔东事变”	杨长光 姚世模(32)
[名人姻缘]	
叶浅予与王人美的风雨人生	赖康宁(35)
[台岛掠影]	
军统头子毛人凤之死	陶朱问(37)

主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编辑 出版
湖南文史杂志社
发行
湖南文史杂志社广告发行部
社址
湖南省长沙市迎宾路 165 号
电话:2227226 4307941(总编室) 4307942(编辑部)
4307941(广告发行部) 邮编:410011
印刷
湖南蓝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5574772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字 C-0057 号

[剿匪纪实]

匪首朱疤子落网记郭诚志(41)

“白骨”司令向昌德(44)

[民国档案]

“八面玲珑”谭延闿谭特立(54)

[遗闻轶事]

李立三的三次追悼会唐振南(61)

李锐璧还《秋林亭子图》记陈邳启(59)

[文博精华]

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
.....彭以达 刘旭光(63)

稻作农业起源地——玉蟾岩何鼎兴(68)

[史林集萃]

二十世纪震惊人类的十场大战 ...史 振(70)

[三湘风采]

湖南南大门——宜章(79)

社长、主编:张智军
副 主 编:彭德才
美术编辑:周 亮



回娘家

ZA37/58

特邀顾问

- | | |
|-----|---------------------|
| 张显伯 | 湖南省武警总队总队长 |
| 彭茂吾 | 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 |
| 张以坤 | 湖南省国土测绘管理局局长 |
| 李友志 | 湖南省财政厅副厅长 |
| 刘林玉 | 湖南省审计厅副厅长 |
| 李立 | 湖南省国税局副局长 |
| 杨保秋 | 湖南省地税局副局长 |
| 张作功 | 湖南省教委副主任 |
| 田际榕 |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
| 孙文超 | 长沙市审计局局长 |
| 李明三 | 常德卷烟厂副厂长 |
| 王焕明 | 龙山卷烟厂厂长 |
| 周菊秋 | 中国稀有稀土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
| 戴志强 | 湘潭电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
| 江多阶 | 湖南南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
| 于建初 | 湖南派力斯实业公司董事长 |

目录

[本刊特稿]

- 胡耀邦的胞兄胡耀福 闻琦(1)
- 黄克诚和他的亲戚们 谢新吾(11)

[人物春秋]

- 中国蹈海烈士杨守仁 吴建华(16)
- 摆地摊的支前“巾帼英雄” 袁福惠(20)
- 第一个访问井冈山的外国人 尹纬斌(22)
- 率部起义第一人 李晓龙(24)

[旧案揭秘]

- 河内行刺汪精卫 朱文楚(29)
- 震撼湘黔两省的“黔东事变”
..... 杨长光 姚世模(32)

[名人姻缘]

- 叶浅予与王人美的风雨人生 赖康宁(35)

[台岛掠影]

- 军统头子毛人凤之死 陶朱问(37)

主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编辑 出版
湖南文史杂志社
发行
湖南文史杂志社广告发行部
社址
湖南省长沙市迎宾路 165 号
电话:2227226 4307941(总编室) 4307942(编辑部)
4307941(广告发行部) 邮编:410011
印刷
湖南蓝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5574772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字 C-0057 号

[剿匪纪实]

匪首朱疤子落网记郭诚志(41)

“白骨”司令向昌德(44)

[民国档案]

“八面玲珑”谭延闿谭特立(54)

[遗闻轶事]

李立三的三次追悼会唐振南(61)

李锐璧还《秋林亭子图》记陈邳启(59)

[文博精华]

平江苏区铸行银元始末
.....彭以达 刘旭光(63)

稻作农业起源地——玉蟾岩何鼎兴(68)

[史林集萃]

二十世纪震惊人类的十场大战 ...史 振(70)

[三湘风采]

湖南南大门——宜章(79)

社长、主编:张智军
副主编:彭德才
美术编辑:周 亮



▲胡德华(右二)与耀邦侄子胡厚坤(右三)在耀邦故居

胡耀福生气

胡耀邦有同胞兄弟姐妹多人,其中成年的有5人,他年纪最小。他惟一的哥哥胡耀福,早在大革命时期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在乡苏维埃政府担任过儿童团长、少先队长、团支部书记、工会委员等职,他是耀邦的革命引路人。耀邦赴湘东特委后,他担心家中无人照顾,经组织同意,回乡从事秘密斗争。期间,他以做缝纫为掩护,为党做了许多地下工作。后来,他还以要加入国民党为由,打进敌预备队,暗中支援苏区物资,其中有一次他就搞了800斤食盐运往苏区。后来敌人发现耀邦当了红军,诬耀福是“匪属”,将他开除出预备队,并先后3次抓他坐牢。

1949年3月浏阳解放前夕,他又积极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加入了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湘赣边区人民解放队,并任乡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后又任支前主任,投入了轰轰烈烈的迎解工作。他宣传党的政策,为迎接解放军筹集粮草,收缴伪乡政府枪支,为家乡的解放作出了贡献。解放后他是浏阳县第二届政协委员、长沙市第八届人大代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革命积极奔走的人,土改时他的家却被划为富裕中农,加上他曾在敌预备队里任过职,有过历史“污点”,复查时被定为富农,还被错判过5年徒刑。“文革”开始后,令耀福意想不到的是,他竟被扣上了“反革命富农分子”的帽子,挂牌游乡挨批斗,造反派还冲到山沟里抄了他那寒酸的家。多年来,耀福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默默不语地过着低人一等的日子,与那些“黑五类”一起劳动改造,力没少出,汗没少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耀福向当地党委和政

府写了报告,要求落实政策,同时把报告寄给了弟弟耀邦一份。耀邦看过后,回信说:“我是主持全党落实政策工作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专门为人民服务的,家里的问题,应由当地处理,我不能插手。”他把报告原封不动地退给了哥哥,未批一个字。

耀福收信后,怎么也想不通,我一不要你的钱,二不要你的东西,这个工作本来就是你管的,我也是人民中的一员,我也曾为革命舍身忘死,这你也知道。难道我就

胡耀邦的胞

□ 闻 琦

不该落实政策吗?想着这一切,耀福生气了:这个老弟,自己当了大官,家里的事就不要管了,真是岂有此理!后来,当地政府及时投有关规定给他落实了政策,他才消了这口气。

胡耀福发火

胡耀福作为职位显赫的胡耀邦的胞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人。他不图享清福,只要能得到与普通群众的同等待遇就满足了,因此,地方政府给他落实政策以后,他就对弟弟没什么意见了。当年,他送弟弟去当红军,自己留下来照顾双亲,凄风苦雨,担惊受怕。解放后,弟弟当了大官,他虽仍以山沟为伴,跟泥巴打交道,但从未有过什么怨言。耀福比耀邦年长6岁,兄弟之间,情同手足,但因天南地北,只能靠鸿雁传书来寄托彼此的思念。有时候,耀福好不容易也能上一次北京与弟弟见上一面,可弟弟每次见面后不久就会对他说:“哥哥,我忙你也忙,这里不是享福的地方,住几天你就回去吧,家乡的生产需要你呢!”弟弟哪里知道,哥哥是来享福的吗?他只是想多见见自己的同胞手足啊!

1960年,耀福带着10岁的次子胡德资又到了北京,他这次来京主要是探望在京的母亲和耀邦一家。还想顺便和弟弟谈谈,看能不能将德资留在北

京,让他在北京上学,以后好凭借耀邦的关系,在北京找个好工作。

当耀福将这些想法告诉耀邦时,耀邦对哥哥说:“这怎么行呢?如今国民经济面临着严重困难,党中央对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其中一条就是要减少城镇人员,精减职工,节省财政开支呀!德资留在北京,岂不违背了党的政策?”

耀福一听,笑着说:“这有什么?谁还管得了你呢?”

耀邦说:“就是嘛,正因为自己权力大,就得严于律己,不然怎么去管人家呢?”

耀福见弟弟又向他讲起了大道理,不由得发火

兄胡耀福

了:“我只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家呆着,你就一个也不能带么?你还配得上当他的叔叔么?人家当官的将亲属带在身边的还少么?不都是稍微沾亲带故的都扯上来了么?”

“不是不能带,也不是我养不起,是党的政策不允许呀……”

耀福见说服不了弟弟,便向老母亲求援。母亲也帮着耀福恳请耀邦将德资留下。但最终结果,耀邦不为所动。耀福满肚子牢骚无处发泄,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乡。



居者合影
▲1992年7月胡耀福夫妇与参观耀邦故

次年初,因为大队要买一台发电机,当地买不到,大队干部便要耀福和堂弟胡耀简一起上京找耀邦求助。由于去年的不愉快,耀福本不想上京,但因为是为了集体的事业,他不好推托。同时他也想,上次说是私事不能办,这次可是公事,总该好吧。于是,他们带着家乡的一点冬笋和芋头来到了耀邦家。

耀邦在了解了兄长这次的来意后,认为这是件好事,非常爽快地就答应帮他们联系。这次耀福终于眉开眼笑了:还是自家兄弟好,才一开口就答应了,这次我回去就很体面了。

可是,就在耀福心里洋洋得意之时,耀邦又开始批评起他们来了,说他们不应该用公款作路费,不能带用公家的钱买的土特产来北京。耀邦还当场提笔给大队书记龚光繁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现在耀简先回来,耀福过四五天后也就回来。不久前,我曾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制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我这么办。这件事我



▲1992年7月,胡耀福与总政话剧团王丽云合影



▲胡耀福(1989年)

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许他们来。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中央三申五令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你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啊!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呵!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策错误。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力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在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来,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二十四元,交耀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这封信,我请你们转给县工作组和公社党委同志看看,以便使他们知道我对上面一些问题的意见。再三希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针对耀福这次又提将德资放在北京的事,耀邦

在这封信中重新强调了自己对此事的态度。他在信中还写道:“……我哥哥带来的德资(注:现写作资),我这里也不能留。因为一切城市都在压缩人口回农村,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们这些人,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这个政策。但耀福说,由于小学不健全,德资在家里读不成书,希望迁到文家市(注:耀邦的家乡中和乡属文家市区)去上学。因为德资年纪还小,我倒同情他能上学,如果在大队里的小学读不成,如果有可能去文家市小学上学,就请你们加以解决。”

后来,德资一直在家乡念书,读到了初中毕业。他想,这下叔叔该给我找份工作了吧。于是,他又上京找叔叔,此前耀福也多次向耀邦提出要求。但耀邦对侄儿说:“要工作可以,你得从基层干起,先回去当生产队长,将你们队上的每10个工分4角钱提高到一元钱时,再来谈你的工作问题,否则不要再来找我。”

这一次,耀邦还特意送给德资一支“英雄”牌钢笔,意思是鼓励他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用自己的汗水去写英雄的历史。德资听了叔叔的话,回家后真的干了3年生产队长。

可是,队上的底子确实太薄,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将一个劳动工值提高到原来的2.5倍,谈何容易?德资虽然想尽一切办法苦干加巧干,终未能达到叔叔确定的工作指标,再找叔叔时也就什么也谈不拢,任你耀福怎样发火也是无济于事。

1963年初春,在湘潭挂职任地委第一书记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回到浏阳搞农村调查。在文家市调查时,耀邦顺便回家走了一趟。他还未进家门就问迎接他的乡亲:“我哥哥在家做了什么坏事没有?”其实,憨厚纯朴的耀福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

当时,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耀邦回家后到一位红军烈属家去慰问,送了一床棉被。耀福见了,轻声自语:“我也很困难,要是能给我也解决一床就好了。”

耀邦望着哥哥,歉意地说:“哥哥,现在物资很紧张,国家也有很大的困难,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这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呀!”

吃饭时,耀邦很快吃完了,退席在一旁洗脸。仍在席间的耀福问身边耀邦的秘书:“李秘书,北京有灯芯绒卖吧?我大儿子要结婚了,想买一点。”

正在低头洗脸的耀邦一听,忙高声道:“什么?”

什么?灯芯绒呀?没有!没有!小李,你不要管他,结婚也不一定要穿灯芯绒嘛!”

耀福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你这个人也真是,我又不是要你送,我自己出钱买,要你的秘书顺便帮忙捎带一下,难道也不行!”如果不是在场的人太多,他可能不仅仅是声音大一点,而会要大发雷霆。

后来,耀福的大儿子德安结婚时,耀邦送给侄媳妇的是一件粗布上衣和一句祝福的话:“希望你们勤俭持家,白头偕老。”

胡耀福大发雷霆

耀福对耀邦生气、发火,毕竟还不是因为什么大得不得了的事,求你当大官的老弟为自己办点你并不难办甚至是易于反掌的事,你不答应,我以后不求你便是,因为这毕竟是求着你来办,我也犯不着与你呕气。可是,1983年发生的事情,就使得耀福不得不大发雷霆了。

那次,胡耀福又上京去找弟弟。他来到县城,又从县城到了长沙,买了一张普通的火车票,登上了北上的列车。这次在列车上,耀福可遇上了一些想不到的事情。

车上旅客很多,非常拥挤,耀福上车后,一直站在靠洗手间的过道上。车到岳阳后,到底是70多岁的人了,耀福渐感双脚发软,体力不支。正好,离他

不远的地方一位旅客要在岳阳下车,他连忙挤到座位边,待人家下车后就坐下。谁知,那人起身后,他身边五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却把双脚放在了空位上,一人占了两个座位。

耀福说:

“同志,请把脚移一移,让我坐一坐吧!”

年轻人见他是个乡下人,便漫不经心地说:“这座位有人,刚上厕所去了。”

就在这时候,又上来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姑娘,她走过来问:“这座位有人吗?”

年轻人一见是个美貌姑娘,忙满脸堆笑说:“没有,没有,请坐!”姑娘坐下了。

耀福一看好不容易即将到手的座位一下子被别人占了,一股火气直冲头顶。他刚要发作,身边坐着一位中年人同情地说:“老人家,您这么大的年纪,还是少出来跑为好。”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托胡耀福向田维中和大使转信,一是其作为工作组和书记老委员,因工作需要许多事务在那封信中提到。

去年1月带来

1. 茶叶 15斤, 每斤0.54元, 共8.1元

2. 莲子 10斤, 每斤0.1元, 共1元

3. 油桐 60斤, 每斤0.25元, 共15元

4. 烟土 20斤, 每斤0.7元, 共14元

5. 一共27.9元, 交胡耀福带回, 务必送回公社。

胡耀邦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日

胡耀邦给龚光繁并党支部的亲笔信



胡耀邦(左五)、中和乡乡长周岳云(左六,现任湖南宁乡县县长)侄女胡素珍(左一)、侄孙胡厚坤(左二,现任中和乡党委书记)、1988年,胡耀邦与乡亲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合影。

另有一人接着说：“如今乘车难，一要凭劳力，二要凭权力，三要不讲理。身强力壮的可以挤，可以站；有权的可以开后门买卧铺；现在没有敬老尊贤那一套了，搞得赢为大。”

耀福原本受了委屈无处发泄，又听到这些话，心中更加烦躁，便不加思索地说：“如果不是上北京找我弟弟胡耀邦，我也不会出来的。”

他这一说不要紧，一说就把旁人吓了一跳：“什么？你弟弟是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是呀！我今天就是到他那儿去。”耀福说。

有人不相信：“瞧他这模样，十足的乡巴佬，会是总书记的哥哥？总书记的哥哥不是五品官也至少是个七品官。他要是总书记的哥哥，还会跟我们一样来挤车？”

不少旅客哈哈大笑。车厢里一时热闹起来。

正好列车长经过这里，见此情况便要核实耀福的真实身份，因为那年头冒牌的较多，处理不当就会影响不好。于是，耀福拿出了一封介绍信：“兹有大队社员胡耀福前往北京探望弟弟胡耀邦，特此证明。”落款为“浏阳县中和公社苍坊大队”。

身份核实后，列车长便扶着耀福往卧铺车厢走。耀福连呼：“我没带钱，我没有那么多钱……”列车长微笑着，硬把他扶进了硬卧车厢。

卧铺真是舒服极了。耀福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惬意：“多亏了列车长啊！”

到了北京，兄弟俩一见面，耀福就把这一路上的奇遇绘声绘色地全向耀邦说了。末了还特别高兴地说：“今天若不是‘胡耀邦’3个字，我只怕要从长沙一直站到北京。”

谁知，耀邦越听越不高兴，待哥哥刚刚讲完便批评他。“你年老体弱在车上站不得，你可以在买票时或者在上车时跟乘务员打个招呼，请他们解决一个座位。你不应该在火车上当着大家的面拿我的名字吓唬人，这样会影响干群关系的。以后决不许再这样！”

耀福一听，觉得弟弟真是小题大作。就因这样的小事，也要把老远来京的哥哥刮一顿？

耀福没有想到，这一“刮”还只是“刮”皮。过了一会儿，耀邦开始“刮”肉了，“刮”肉可就不是刚才那样的语气和神态了：“哥哥你在家尽搞些不正之



▲1993年，胡德资（右）与妻（左）、母（左二）、姐夫（右二）、姐（右三）、侄女（左三）合影。

风，败坏党的风气。你说，德资在家好好的，你把他搞出来干什么？”

耀福一听，顿时冒火：“我没搞什么不正之风，是别人帮的忙，人家的儿子当得干部，我的儿子就当不得？他多少也是个中学生啊！”

原来，1982年，岳阳县物资局经理胡政到中和大队，见耀邦的亲人们都在家务农，即向当时的岳阳县委书记许志农汇报，请求为中学毕业的胡德资在岳阳安排一份工作。还是耀邦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许志农便是湘潭毛田区委书记，两人关系很好。因此，当许志农听完胡政讲的情况后，当即批示将胡德资安排到了洞庭氮肥厂当工人，将其爱人安排在岳阳县委招待所。后来，许志农的爱人去北京，无意中向耀邦提起此事。耀邦一听，非常生气，连声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真是胡闹！”不久中央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耀邦在会上讲话时说：“现在在招工问题上也出现了不正之风，拉关系，走后门，这种歪风居然已刮到我家里来了。我的侄子胡德资是一个农民，不按政策规定，一下子就招了工，湖南的组织部长回去后要马上把问题调查清楚。如不合法，要坚决清退回去！”会后他又直接打电话给许志农：“你这是拆我的台！”并要他立即办好退回手续。

差不多就在胡德资被清退回家的时候，耀福就到了北京。

一向不多言语的耀福大发雷霆：“你别在我面前摆架子！就国家讲，你是大得了不起的官，但就家里讲，我比你还是大些！其他人的侄子妹子都能参加工作，我胡耀福的子女就不能？难道就因为他是

你胡耀邦的侄子？德资是老初中毕业生，有些文化，难道他就该种一辈子田？再说，我当年出生入死闹革命，现在两个儿子没有一个参加工作的，你不帮我解决我不怪你，如今别人好心帮我解决了，你还要给我退回去，真是太不近人情，多管闲事……”

容不得耀邦插话，耀福的诉说还在继续：“你自己回忆一下，1930年，中共湘东特委来浏阳选调青年干部，原定是要我去，父亲给我做思想工作，说家庭困难，我要帮家里出力，你年纪小些，又有初中文化，对革命贡献将会大些。我听了父亲的活，让你选调入伍。要不是我的高姿态，你能有今天呀！你能当上总书记呀！恐怕支部书记都当不上！再说，你在浏阳中学读书时，每次开学，都是我给你担行李，爬山越岭步行几十里，将你送到学校，家庭困难，卖鸡卖羊，供你读书，难道你都忘记了？”

耀邦听着，连连点头：“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哥哥待我恩重如山，我怎能忘记？不过，兄弟情是兄弟情，国家规定是国家规定，哪个重哪个轻，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现在我坐在总书记这个位子上可以将家属农转非、招工，几亿农民岂不会骂我为官不正？如果人人都想留在农村，谁来种地，中国那么多人吃什么？我不反对德资招工，德资是有些文化，身强力壮，人也聪明，但要招工得从基层来，为什么要到岳阳去拉关系，走后门？”

耀福两手一摊，说：“基层解决不了。”

“基层解决不了，那就说明他还不是真正的有本事。没本事，就继续当农民！”耀邦的语气，已再没有商量余地。

耀福毫不示弱：“你看看，人家当了官，可以让自己的兄弟、子侄当干部，出国留学。如今你当了总书记，眼睛里就没有兄弟子侄了？1960年我将德资送来北京，要求在北京落户，你不肯收留。后来接二连三给你写信，要求你给他安排个工作，你一再拒绝。你回到家乡时，要求你向县委写信搞个招工指标，你口口声声说不行。现在，别人给我帮了忙，你不但支持，不感激人家，反而要阻拦，还去批评人家，你硬是要我的两个儿子都在家里啃泥巴，你到底还认不认兄弟叔侄？”

耀福越说越激动，全身发颤。猛地，他桌上一巴掌，又将声音提高了八度：“你讲！你到底还认不认兄弟叔侄？”

门外警卫员听到室内的拍桌吵嚷声，忙警觉地冲进来，双眼注视着耀福。

耀邦忙向警卫员挥手招呼：“这是我们的家事，你可以出去。”

警卫员走后，兄弟间的争吵仍未平静，声音仍是一浪高过一浪。同胞兄弟，性格相似，互不相让。耀福说不过弟弟，一气之下，他离京返回浏阳，决定再不理这个弟弟了。

哥哥走后，耀邦的心里也不好受，他托夫人李昭专程去浏阳做哥哥的工作，说自己态度简单，要哥哥原谅。他让李昭告诉哥哥：“现在已经出现了党风不正的现象，我是党的总书记，理应以身作则，如果德资开后门招了工，群众就会有意见，别人就会照着办，在纠正党风方面我这个总书记就讲不起硬话了。我们是同胞兄弟，你要维护我的威信，支持我的工作，要是兄弟之间都不能相互理解，我这个总书记还怎么当呢？”

第二年，耀邦又主动邀哥哥到北京叙谈，兄弟俩终又和好如初。

数年后，有人问这一事件的直接受影响者胡德资：“对你叔叔的这一做法，你埋怨吗？”

“当时确实是非常埋怨。”德资毫不隐瞒地实话实说，“我抱怨叔叔这样做太不近人情。但后来仔细一想，觉得叔叔这样做也是对的。作为党的总书记，只有自己做出榜样，才说得起话，服得了众，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把这么大一个国家治理好。”

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时，曾与德资同志有过多次接触。德资同志是湖南浏阳人，初中毕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中央党校期间，德资同志曾向耀邦同志反映过一些情况，耀邦同志也给予了一定的关心和帮助。但耀邦同志始终坚持原则，认为招工必须从基层来，不能开后门。这一做法虽然引起了一些家庭矛盾，但从国家和社会的大局出发，是正确的。耀邦同志的这种态度，体现了他作为党的总书记的公正和无私。

胡耀邦的“五不准”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次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为了防止家乡搞庆祝活动，耀邦亲自嘱咐秘书直接打电话给中共浏阳县委和中和乡党委，提出三不准：不准家乡和家里人敲锣打鼓放鞭炮；不准家乡搞游行庆祝；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耀邦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又立下了两不准：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什么事；不准亲友打他的招牌出去办什么事。

他对家里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是全党的而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

胡耀邦定下的“五不准”，他和他的亲人们都一直遵循着。现在，耀邦除自己子女以外的亲属几乎全都在农村，其中一直在家务农的哥哥嫂是耀邦特别敬重的人中的一对。嫂嫂刘清华是在耀邦参加革命前10天嫁到胡家的，先后生了10个儿女，但因家贫只带活了4个。大女儿素珍早年参加革命，是位教员，现已退休。小女儿素华现在是浏阳农村一个农民家庭主妇。刘清华是位善良、贤淑、勤劳、朴实的典型的中国农村女性，耀邦参加革命后，她和丈夫一起挑起了孝敬公婆、照顾姐妹的全部重担。耀邦参加革命后，数十年音讯杳无，老母亲思儿心切，常常以泪洗面，梦中寻儿，刘清华对婆婆总是百般劝慰，照顾周全。解放后，耀邦感激地先后4次接嫂嫂到北京长住，其中有一次在北京住了4年之久，弟媳李昭也一直待她亲如姐妹。说起叔嫂亲情，老人家感慨万千。刘清华晚年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享尽天伦之乐。刘清华于1998年10月病故，终年86岁。

耀福的长子名叫胡德安，生于1945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些，他的脸上布满了与许多中国老农民一样的皱纹，说话爽朗，心直口快，先后担任过几年村支部书记。他特别佩服和引以自豪的是叔叔耀邦本人的廉洁和对亲属的严格要求。他常对旁人讲：“叔叔送过我和弟弟一人一双皮鞋，我们领会到叔叔的良苦用心，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叫我们兄弟永远沿着革命先辈的脚印走。”他至今仍将那双皮鞋珍藏着。德安的妻子崔培华是位农妇。他们的一对儿女初中毕业后也未能跳出“农门”，现在江西某地打工，收入不高，有时甚至入不敷出。看来，这位总

书记的大侄子一家生活水平在当地仍处于中下。说起今后的打算，德安无不风趣地告诉曾去采访他的人：“共产党员死都不怕，难道还怕穷？拼上老命斗赤贫！”

和哥哥的“赤贫”相比，弟弟德资算是个富户。一栋数百平方米的红砖混凝土楼房已拔地而起，与之相配套的室内设施也几乎应有尽有。刘清华曾对自己的次子作过评价：“他为人机敏、灵活好结交朋友，做事肯钻，说干就干。”

如今，德资正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依靠家乡浏阳的传统产业花炮，从小康迈向大富。

耀福由一个普通农民成了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社会地位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他勤劳俭朴的传统作风，他仍保持着一名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穿的是褪色的布衣，吃的是粗茶淡饭，他还经常告诫子女要勤俭节约。他怀着对党和社会主义矢志不渝的信念，无私地将晚年的余热奉献给了家乡的建设事业。

作为革命老区的中和乡，交通不便，电力缺乏，耀福看在眼里，忧在心里。他曾到北京与耀邦交流了自己的心思：“我已经老了，活不了多少年了，家庭困难一点不要紧，可是看到家乡老区还未脱贫，不通电，不通车，我心里就不安。”

耀邦频频点头。“这个问题，是应该考虑一下，中和是革命老区，一定会得到解决的。”

在全乡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上级有关部门的关怀支持下，中和乡终于兴修了水电站，架起了高压电，开进了机动车。在施工中，耀福亲临工地劳动，挑茶送水。人们劝他休息，他说：“家乡建设好了，我就落了心，到那时再休息也不迟。”

之后，耀福还协助乡村兴建了学校、卫生院等公益事业。然而，就在中和乡人民逐步向贫困告别的时候，1992年9月6日，发尽了光和热的耀福走完了他83岁的人生旅程。

耀福走后，他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也没有什么特别动人的故事，他留给世人的只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形象，一个平凡而勤劳的农民形象。

浏阳和长沙的有关领导专程前往中和参加了悼念活动，当地政府为耀福举行了隆重而节俭的追悼仪式。灵堂中央，李昭率儿女献的花圈非常引人注目。而最惹人眼的是屋前的那幅挽联：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作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民。

（责任编辑 海涛）

黄克诚和他的亲戚们

□ 谢新吾



▲黄克诚大将

黄克诚将军，1923年参加革命，参加过北伐战争、湘南暴动、井冈山斗争等，曾任红军团长、游击队司令、解放军总参谋长、中纪委常务书记、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他一生坎坷，一生正气……

一、家境贫困，亲戚资助读书

黄克诚生于1902年10月1日，原名黄时宣，排行第二。他的家乡湖南永兴县油麻墟下青村，是一个贫困山村。他家当时有父、母、姐、兄、弟和他，共6口人。3亩多水田，2亩多旱田，一年苦作，勉强可糊口。这样的家境，不可能供他读书。那么，黄克诚是怎样读上中学又读师范的呢？

5岁开始，黄克诚就开始劳动。拾粪、打柴，陪姐去田里干活。母亲体弱多病，缠了小足，干不了田里的活，只能在家操持家务，教导小孩。她要孩子安分守己，勤奋诚实。父亲成年累月为生活奔波。农作之余，父亲还从广东乐昌挑盐回来卖，以换取零花钱。往返一趟，行程要10天左右，除掉开销，仅能赚块把钱。

父亲对孩子特别严厉。沉重的生活使他变得冷酷。孩子们起床晚了、干活不够、拾粪不多，总要挨他的打骂。6岁时，黄克诚睡眠不足，干起活来，总想打瞌睡。为此他动了脑筋，放牛的时候，用一根长

绳，把牛拴在他的腰上，这样，牛既不会丢失，他也可以大睡一觉。

黄克诚9岁开始读私塾，但也要挨先生的打。有时一天挨3次打：背书不出，打头；写错字，打手心；认错字，打屁股。生活磨炼了他，使他在后来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尽艰辛，屡经坎坷，甚至蒙受极大委屈，他都挺住了。

黄克诚读书，完全是靠亲戚资助。他那个村子，有100多户人家，全部姓黄。为了叫孩子不受人欺凌，父亲、叔父等决定，选一个孩子，送出去读书，举全族之力。当下，论定每房抽一担谷，作为学费，供这个孩子读书。他们选中了黄克诚，觉得这孩子聪明、诚实，最有希望。

靠亲戚的资助，黄克诚一直读进了中专。1920年春节过后，他考取了衡阳县立三师，准备上学。乡亲们送衣、送物、送钱、送米，由哥哥用一担旧木箱挑着，送他去衡阳求学。这一年，他20岁。从此，黄克诚在三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好大嫂，掩护红军救过他的命

1925年，黄克诚加入中共。第二年，他奔赴广州，参加讲习班学习，后被派往北伐军，任营、团政治指导员。国共分裂后，他返回故乡，组织革命斗争，参加了1928年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宜章年关暴动（即湘南暴动）。永兴农民编入红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黄克诚任团长。后红四军军委决定改为游击队，由黄克诚任司令，杀回永兴老家。

湘南暴动后，国民党疯狂地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形势十分危急，黄克诚隐住在他家附近的太平山上。192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黄克诚和两名战友闯回家中。大嫂刘德姬正在煮粥，见是弟弟黄克诚，蓬头垢面，忙叫他们先洗面，并做饭给他们吃。

黄克诚说：“我们要在家乡打游击，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给我们洗衣、弄饭、送情报，怕不怕杀头？”大嫂说：“我不怕。”

白天，黄克诚他们在山上活动，大嫂把饭送到指定的地方。她时而用篮子装饭，装成上山扯猪草；时而用提桶装饭，装成去浇菜。

一天早饭后，黄克诚等没来得及上山，“挨户团”搜进村来。黄克诚是敌人重点搜捕的对象，敌人径直来到他家门口。大嫂见了，急得不得了。她恨不得把一桶尿泼向敌人。但她很快镇静下来，忙提了

猪圈，向猪圈走去。她大声叫道：“你这只死猫，总在这里转什么？还不快些出去？”吊楼里的黄克诚3人听见，知情况不妙，立即从后门跑到山上去了。敌人翻柜倒箱，乱搜一气，一无所获，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敌人还多次围村抓人，黄克诚都在大嫂机智的掩护下脱离危险，逃出包围圈，上山跑了。情势越来越危急，大嫂觉得弟弟这样躲来躲去，不是长久之计，便建议他出山去找党组织。于是，黄克诚和另一位战友决定去上海。他在亲戚们的掩护下，离开永兴，到达衡阳，再经武汉、南京，最后抵达上海，找到了党组织。从此，他开始了南征北战、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

三、亲侄儿，我只能给你指条路

黄开衡是黄克诚的亲侄儿，即他哥哥黄时玠和大嫂的儿子。黄克诚大哥长他4岁，一直在家务农，直到1979年去世。大嫂刘德姬，长他5岁，文盲，一生务农，直到1986年12月去世。

大哥大嫂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儿子黄开衡的身上。1949年，全国解放后，大嫂对儿子说：“你去找二叔吧。听说他在长沙城里做了大官。也许，他能帮你找份好工作，找条出路。”于是，黄开衡背着母亲为他准备的行囊，徒步走出家门。

那年黄开衡20岁，没有读什么书，一个壮实的愣头愣脑的小伙子，穿着破旧。他几经艰辛，来到长沙，找到省政府，见人就问：“我二叔在哪里？”人说：“你二叔是谁？”他说：“我二叔你们都不知道吗？他叫黄时宣。”“黄时宣是谁？”省政府里的人不知道。他想了想，就说：“黄时宣就是我二叔，我二叔现在叫黄克诚。”对方一听，大吃一惊。原来他是省委黄书记的侄儿。他们领着黄开衡，走进了一间办公室。

那办公室好宽敞。一个穿布鞋、腿上打着绑带的中年干部笑眯眯地望着黄开衡。

他就是黄克诚。二叔不认得侄儿，侄儿也不认

得二叔。

黄克诚笑着说：“你是谁的儿子？父亲是谁？”

黄开衡急急地答：“我是黄时玠的儿子。”

黄克诚：“哦，是大哥大嫂派你来的吧。怎么样，住下来，有什么要求？说说看。”

黄开衡暗暗高兴：“二叔，我要工作。”

黄克诚递一杯茶给他，又问：“你的文化程度？”

黄开衡说：“我只读过一年书。”

这时候，外面又走进几个人，向黄克诚汇报工作。

第二天，黄开衡穿一双草鞋，走到蓉园，又去见黄克诚。黄克诚见侄儿这么穷，心里有些难过，便拿钱叫秘书去给侄儿买双鞋穿；又送给侄儿一件旧军呢子衣。黄开衡穿上，走过省军区时，哨兵还向他敬礼。

黄克诚对侄儿说：“不错，大哥大嫂对我有恩，我真的好想念他们。可是，你文化这么低，干什么工作合适呢？依我看，你还是去煤矿挖煤吧。怎么样？”

黄开衡摇头：“我不去挖煤。我要去读书。”

黄克诚：“读书？好！就去考湖南革命大学吧。”

第二天，黄开衡去考大学，只要做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黄开衡从来没学过，根本不知道，吃了个鸭蛋回来。没考取。

当时，黄克诚兼任湖南革命大学的校长。但是，他没有给侄儿开绿灯。

黄克诚对侄儿说：“我看，你还是去衡阳铁路当个工人吧，当个信号工。怎么样？”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前排右三）同部分领导干部在一起